呂子評語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五

孟子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章

通章結穴在一王字。王字跟著民字來。民字又跟著獨人少衆字來。故全章之關要都在可得聞與一節

此章宗旨原不在樂。

今王鼓樂於此兩節。是極言同樂不同樂之效。然孟子機鋒入處正在可得聞與一節也。

曰可得聞與節

兩問自是必然之理。不如此應不得。孟子故作勢以逗醒齊王。

【讀有樂處】大賢與時君論樂。而使之自得其情也【[illegible]】是孟子用處即是樂理用處。

今王鼓樂於此二節

此兩節孟子描畫出兩種圖形。欲動齊君耳。與民同樂不與民同樂、自在平日。有實政在。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章

臣始至於境節

【金聲文】今也令遠方之人。但一入其國中。而遲遲吾行。已有不寒而慄者。【語】問禁後入。入國之常。然後敢入。是孟子自述其詳慎非先有所畏而然也。禁之可畏。在殺其麋鹿二句。此尚是未聞禁條前語。未應先責齊暴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章

當時講交鄰原不是好意。直力不能幷吞。而又畏人欺食。故爲此商量權術耳。孟子以樂天畏天答之。已教以安天下之民。不從

鄰國衛我起見矣故宣王大其言而以好勇為辭則已直露其貪殘攻取之心故孟子又借大勇曲引歸於本旨曰安天下之民則仍是樂天者保天下之說宣王之好勇與問交鄰始終原只一意孟子答安天下之民與保天下亦始終原只一意故好勇以下仍泥纏交鄰者固非謂別是一項事者亦非也

後半孟子借好勇語引齊君行仁安天下之民原從樂天者保天下來

好勇以下數節與好貨好色同例非真勸其用勇勸其不事血氣威武而以安天下為志也

世儒謂封建必不可行者只是私心自秦以後天下之大患坐廢封建故也向使封建不廢則天下之國星羅棊布各戰其地即有尾大跋扈之禍亦楚弓楚得耳自古豈有不亡之國獨自封

建不行。則大藩重鎮何足以屏翰王家。宋藝祖以杯酒釋兵權就是暴秦一團私心。白以爲子孫萬世無患。孰知靖康德祐。子孫屠戮殆盡。率由兵弱之弊。誰生厲階。又將孰咎耶。故吾嘗以爲欲正萬世之利害。非封建不可。然苟非樂天保天下之主。無一毫查滓於胸中。則封建亦必不能復行也。

以大事小者節

略無一毫私心。方是樂天。

征苗戡黎。正是樂天保天下。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節

要指在安民。不在怒也。

亦字不徒作儷句。有激發意。有歆誘意。有把截旁岐。有開陳實際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

孟子晏子。總是借遊觀引君施仁政。不是勸遊觀也。

孟子隨事納忠。如好色好貨皆是。須知其經綸大用不在此。

樂民之樂者節

有上之憂樂。有民之憂樂。有上憂樂民之憂樂。有民憂樂上之憂樂。必上先憂樂民。而後民憂樂上。究竟只重上以民爲憂樂。

樂字本不同。正要分明。

四樂字各有義。民之樂指富養。其樂指遊觀。樂民樂有仁政在。樂其樂是媚茲之應。

樂其樂。自有實際。

亦字正在不同處得。

人開口便做煞同樂。越說越不親切。不思民樂君樂。其理迥別。如何混同得來。惟君民各得其樂。故同。亦惟民之樂。須君得。則君

之樂亦從民得。故同。究之君樂只在民樂中。故同。人止泛說憂樂同民者。謬也。樂民樂憂民憂。是即有王政。樂其樂憂其憂。是王化之應。其實民之憂樂與其憂樂各不同也。故上四句是分說。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謂政成化洽。上下各得其憂樂。便是王者氣象。此是一總說。亦非混一憂樂也。大意只責重樂民憂民耳。

上四句分互看。樂以天下二句合併看。不是復述語。

註中總承上四句。則憂樂兼君民說。專主一邊者非也。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兩句。是過脈語。總承上四句以起下文。故以天下三字中兼君民言。君民相憂樂。必上感而下應。故以字又側重君言。總之其義已盡上文四句。不是別增意思。亦不是上文氣象尚小。而此又推極天下之大也。

以字語勢急。直接上起下。過脈甚緊。

天下只在民字中大言之。不是民字外推言之。

以字文法若云不以一身而以天下耳。樂民之樂憂民之憂。只一字包兩層。

此是過接語。以天下即是上四句。非民字又推遠一層說天下也。評家謂說到天下。方與下王字相關。反支離矣。

過脈語也。又與憂上急遞者不類。有天下兩字須分明也。天下便照下王字。却只是上民字。分兩層說不得。又不可做成樂天下憂天下。玩一以字。則上下咸在其中。而語意仍稱在上。

樂字指君樂。以天下三字指君民同樂。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止就上文推想。不得別作盤算。固然。又須知上文是上下交說。此二句却止就上一邊看。

畢竟重樂民憂民邊說。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節

巡狩述職。省耕省斂。是先王觀之名。巡所守述所職。補不足助不給。是先王觀之事。先王而亦可以謂之觀者。以其名而言也。觀而仍別之以先王者。以其事而言也。

陳際泰文 天子適諸侯。固亦行乎遊觀。而爲之諱之。以自狩爲文。曰非下交也。巡狩也。則天子尊。**評** 只一箇諱字。大士以爲妙用。不知其爲後世諂習。非王者大用也。**文** 天子適諸侯。固亦兼乎祭事。而爲之諱之。以出狩爲名。曰非康變也。巡狩也。則諸侯安。**評** 直是胡說。報禮之云雖鄙俚。猶有些小道理。若康祭諸侯之變。則竟以盜賊心事看帝王矣。奚其可。千了云帝王大典大制都被秀才說壞。可歎也。此言大有關係。學者戒之。

【講】古者諸侯當有不可動之勢而天子或有不自安之理故五年十二年必有以察之【評】此皆自柳子厚蘇子由妄論來三苗防風何不可動之有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因論遊觀及此見王者一舉動亦無不勤恤民隱如是非謂仁政止乎此亦非板定常年條例也若仁政則自有經制富教大法深宮大廷至治固不止春秋區區矣

省耕斂是恐其失時補助不足不給又是耕斂中一節有兩層義人只貪發得下一層不道刪却而字一折

看上文從天子說來下面以夏諺爲諸侯度語結春秋二句在天子說爲是蓋晏子答景公此先王觀語其志願規模原大孟子引以證夏樂以天下未有不王意亦不是小小事爲不必因齊

宣及景公。黏綴諸侯講也、

熊伯龍文云云**評**起既云天子自行幾何。諸侯自行國中。則分省行補助其法亦多。鄉大夫邑宰。及後世郡縣長皆可行矣至後何又專責天子之難行邪。且儀衛繁重。不可輕出。土滿數繁。難言補助。獨不可簡其儀衛節其冗費以澤民乎。後儒論事大約多此。如井田封建不可復之類以爲明於古今之變通達國體時務。不知皆叔孫希世之術。孟子所謂逆長者。不可以不辨也。後世因游幸而有免租賜酺復家者。雖非仁政亦省之善也。

熊子龍文苟能惠加於民則雖大其苑囿。高其宮室。其民但知太平之娛樂。而不非其上。故有君荒而國治者。患不及民也。**評**後世諧媚之說。無是理。君荒國治。亦倖免耳。豈可爲訓。文人要文字好聽。不覺害道。

惟君所行也節

惟字兩邊說是道法不是活法活法正是道法不行此則行彼道理分別如此只看君所行何如此處却是他人著力不得此句過㪅極狠非謂但恐君做也

景公說節

此只是因事納忠即在遊觀上欲動出恤民之道人臣因事效忠有回天之力須合大義見實功若後世出遊之廟避暑之宮亦似補救而實則逢長所謂又從爲之辭非格非之道也伊川折柳之諫今人以爲不得規諷之法此正令人諂媚肺腸自己流露耳晏子回天在興發補不足不爲景公粉飾觀名也

孟子舉管晏景公亦非行仁之主不過借其事引之耳始字中具

見其酌。若竟以興發補不足當王政觀。老大顢頇矣。

其詩曰云云。不是美其樂。就其樂章中揭出以美晏子耳。

畜君者好君也。只如此說住。不更透轉正意。但指晏子忠愛隨事納規之妙。而孟子言下情思。含蓄無窮。

孟子引此公案。下更不添一語。其勉君行仁政。固是正意。而欲齊宣納諫如流。備發有爲諫。尤隱然切至。

此已不是晏子畜君。是孟子畜君矣。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節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者二字。是責難語。非張大語。王者不獨指天子。諸侯能行王政者便是。看下文引文王治岐爲證。其旨自明。

義重王者。不重堂。

孟子開口便喝出王者之堂行王政。下面却止說治岐。文王未嘗坐明堂。然所行却即是王政。此正孟子鼓舞齊君意。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節

因明堂開陳王政。宜引武王周公制作之盛。與成康治化之隆。忽然提箇文王治岐為榜樣。正是孟子善導齊王處。下面公劉古公都是此法。

鼓舞齊行王政。不引武周典制全盛為法。而但述文王治岐之政。非謂齊不得行帝制。亦非謂文王之政又晉於武周也。一見諸侯本當行王政。即文王可師。二見文王艱難草創時尚必須此。況今日典故明備。三見王政原是救時撥亂之上策。雖弱小危急。惟此可以圖興。看孟子籌滕宋亦必以此。非太平迂論也。

明堂王者之政當以武周所制爲法而特舉文王治岐之政爲諸侯行王政言也人以孟子勸齊梁圖王爲無王不知此等處聖賢煞分明專爲圖王而行仁義即是霸術其行仁義之本已失若行仁義而王却是天理上事自堯舜禹湯武以來禪伐不同其義一也

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須知文王不是單憫惜此四者而獨加厚也爲此四者尤窮不及待仁政之行仁政制度周詳一時亦未能遽及四者故曰必先

發政施仁固非小惠之孚已也只先之耳

發政施仁所該甚廣將此句分清則先字躍然透露引詩止證四者宜先與文王無與也

哿矣二句原非文王之詩

纔說發政施仁。便寫得總大體。與大綱。於鰥寡孤獨。廓然不見痛痒相關處矣。纔說得先斯四者。便寫得下車泣囚。出郊埋骼。瑣細煦嫗於發政施仁之全。不見包括矣。此却是打作兩截也。能於發政施仁中。寫出四者必當先之故來。方覺恫瘝在身。而全體畢具。是一件事。始信澤及枯骨。確是三分服一伎倆也。小儒纖纖小言。詹詹誠不足以語此。

說到此等處。似乎煦煦小恩。不知這纔是王者仁政盡頭。盡頭宜乎在後。却爲此四種後不得。稍後錙[illegible]祿他是分田制產養老慈幼之政所不能逮也。施仁之[illegible]王者用心。必使天地間無一物不得其所。至此直是以天自居。他如桓文之治齊晉。越之復國。秦之興。其初亦無不以撫循生聚爲事。然却是要用其民而然。則當其施恩善政之時。純是自私自利之念矣。看

孟子舉文王至此。不過爲天地萬物區處一箇停當。未嘗於這上面又有箇自己用處在。此朱子與陳同甫辨漢唐之治不可以當三代。只爲這一點心天懸地隔耳。伊川臨死語學者曰道著用便不是。此天德王道淵源盡頭也。

王曰善哉言乎二節

好勇好貨好色之說。孟子正隨事攻其邪心。引之於正耳。非曰不能禁之使不爲。而姑曲爲之說也。君心者王政之根本。有以好勇及貨色之心而可以行王政者也。文武豈真好勇。公劉亶父豈真好貨色者邪。若謂識時不能禁而操以爲貪則是枉道從彼也。是謂吾君不能也。後來苟且功利之見明是枉己逢長反借孟子之言爲牌面而譏程朱爲不得事君之道。病皆坐此。不可不正之。

孟子謂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章

首節

發端在世臣。大旨却在進賢之始。

曰國君進賢節

如不得已。只形容一箇慎字。其所以慎者。正爲難識也。知人帝且難之。疇咨試可。無非是慎。慎便是識之之道。此外別無知人法也。

如不得已。只是慎字形容語。就心上說。不就事上說也。

如不得已。不無法制。只是敬慎之心耳。

卑踰尊疏踰戚。孟子原通論古今進退之常理。若專就戰國傾軋之事言。便非本義。

左右皆曰賢節

未可不是全然不聽。也不是疑。且虛心不遽信耳。左右諸大夫不是全不是。只是歸重國人耳。未可亦非槩不聽。止聽國人也。可知未可中有多少權衡作用在。

【全璞文】若復國人之言。竟與前者乖也。則竟以不可付之。吾亦弗之察矣。此匪獨慎吾之用。鄭重名器以俟可登之賢。抑亦慎吾之察。貴惜心思以俟可稽之人。【評】此意好。即居敬而行簡之道

【[illegible]世純文】他日禍福。我與國人實共受之。彼豈肯以虛譽借哉。【評】如此則竟問國人可矣。何用多問左右諸大夫哉。【文】始也則知左右諸大夫之多私云云。【評】如此則徧處皆成陰界矣。此節總極言其詳慎。乃所謂如不得已耳。非謂問人多。便可信其不差也。兩未可。也不是多疑。只是虛心體訪。不遽專信貴近。正詳慎之至耳。若云明知左右大夫之多私。此李伯紀謂孝宗之疑生

闕也。肘腋皆猜忌，豈可與共國事哉。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言皆合矣，猶必自察，故曰如不得已。

[illegible]操用人之柄，法當以明爲公。如不能明，即當以公爲明。竊必無是理。凡選賢才，衡文字，皆以明爲主。明即公也。求開以公爲明者也。明則當，當即公。徒責其公，不過無私弊，絕請托，然而賢否未必當，則舉措顛倒，其心雖公，而於天理之當然，眞不公矣。余少時見考試案發，有以爲某某眞孤寒，果公，或其案多溫飽者，即譏以爲不公。余笑謂今日不是賑貧，賑貧而舉報皆孤寒乃爲公耳。考試當論文字之優劣，豈孤寒必通，而溫飽必僞也。假令顏淵與子貢同試，則淵居前爲公，若子貢與原思較則思居前爲不公矣。此雖戲語，實至理也。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節

如此二字。若注看用舍刑殺。只講得父母職分。不講得父母真實義。但注看一慎字。發明如不得已緣由。則父母之本心大用俱出。

泛拈齊親領辭。不苐失慎重語意。并不是此章父母二字。竟接上文三段。推出父母之義。方深合陳氏總結三節意。亦是論進賢而及父母。不混作論父母而以進賢當之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章

孟子教齊王行王政。而齊王反欲孟子爲功利。以是齟齬而道不行。此孟子去齊之本也。章中所指正爲是非泛論用人當任能不當任不能也。

首節

幼學壯行。分明兩件。却說是一件。無他。之字同也。

兩之字自有所指在。今一讀得幾首熟爛時文。便思富貴利達。此亦幼學壯行邪。須問幼而學之。是學箇甚。壯而欲行之。是行箇甚。

今有璞玉於此節

愛國當甚於愛玉。今反不如愛玉。愈見其不如。只在一教字較出。

齊人伐燕取之章

首節

不說諸侯多謀救燕。而曰謀伐寡人。是齊王膽落語。意中極恨諸侯。卻沒處埋怨。極悔前舉。卻尚自崛強。事已決裂。討尚支吾。正皆是齊王膽落聲色態狀也。

若說諸侯謀救燕。則齊王意中。亦思及置君反燕矣。齊王只見諸侯私心。言此只與寡人爲難耳。滿肚皮仍是戀惜燕國不舍在。

王速出令節

孟子此策。原是正著。即天下之兵不動。亦義當如此。只是大非齊王之所欲。故就利害上發論耳。從功利引到正誼。方是孟子方略。不然與策士何異。且其策懦退。反出策士下矣。

鄒與魯鬨章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節

鄒浴文云云。**評**秀才時讀此等文。未有不義形於色者。及膺一命。綰半通。又以爲仕宦非此不可。何也。可知莫以告三字。是千古做官衣鉢。自奸雄以至庸鄙。皆包括此中。可惜有國者未之思耳。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首節

朋於齊楚何。只就地勢言。卽令齊楚按甲不動。已屬可患。所以求[illegible]

齊楚交困我也。

事齊乎事楚乎。若只在齊楚較量。尚有法則出來。須見得不事不

可。事亦不可。事事不可。乘事尤不可。或事而他國仇之。或事而

本國卽侮之。四路把截。無可伸縮措算。纔是兩乎字神情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節

鑿池築城不必另尋賦斂。只將事齊事楚者為之足矣。此是緊撇

上兩事字。孟子生平朴實頭學問。卽當朴實頭計策。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章

首節

將築薛將字。半屬齊。半屬滕。在齊有謀意。在滕有疑意。有謀恐也

有疑恐也。

苟爲善節

時移勢變。創垂中事。正自不同。爲可繼總歸一善字。行仁義。去功利。此善之實也。但講分內。不求意外。而道自包舉。此爲善可繼與後世必王之實也。句句收入裏來。方見得孟子內聖外王本領。

爲善而後世必王。是言其理。而命或未然。君子亦止盡其當爲之事。孔明但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逆睹成敗利鈍。此其所以有儒者氣象也。

只管自一邊。正是天德王道之極。却不是黃老之以退爲進。

陳際泰文 國家承赫聲濯靈之烈。其鋒其勢。而皆未可乘。斷 如此說。便不爲亦是好心。突 欲以流離播遷之餘。而冀非常。有以如君子不爲也。評 此金仁山之說也。然太王規模。已自不同。駁 欲

以憂勤惕厲之身，驟用非常，又有以知君子不爲也。【評】須知能憂勤惕厲，便是用非常之人。

【黃淳耀文】善莫大乎復井田，明學校云云。【評】方見爲善實際，善字不還他下落，則王莽漸臺斗柄，與梁武佛寺說經，也不過一樣無聊之計矣。井田學校，自是旋乾轉坤大用，不是迂闊聽死商量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章

首節

屬其耆老而告之，此正太王光明俊偉，與後世庸主舉動不同，其辭正而不詭，壯而不悲，有斷決而無依戀，從之者如歸市，雖平日固結之深，亦由當下辭氣開有以感動之也。

太王邑岐，固是萬全之策，非孟浪爲孤注一擲也。

去邠前如何籌畫踰梁時如何約束邑岐後如何經營事出萬全
方是太王之遷耳。滕之遷得遷不得。只要此際自問何如太王。
若謂孟子故作此難。要滕國效死。又不是。

或曰世守也節

死守是孟子本論。不是更思別策餘理。文公初謀事齊楚。孟子即以效死勿去告之。此是正策。到此又窮不得免之局。是文公以與民死守之說爲不然。故孟子告以太王之事。而後仍以死守爲策。謂舍此別無妙法。然遷之說勢不可行。則但有效死爲主耳。看上章已引太王。而末云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其義已見故遷避之說。乃別策餘理。不當以此節說在後。遂反作遷避之變計也。

錢禧文 能守而後能去。能棄其世而後能大其世。非大聖人作用

不能【評】道著用便不是況作用乎【文】封建之新與驅除並起變通之時資以成事勢不能不詘【評】此便是漢唐作用非三代封建之道矣說來都是私心於私心上講道理正後世儒術誤天下耳【文】世以相承有常盛也則以能保爲守有中替也則以能創爲守【評】守字有義例有作爲以創爲守太王是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節

唐順之文云云【評】論理論事勢孟子自有一定之則到人主才德力量所至豈孟子之所能强開陳善道使之自取要之孟子意中固未嘗不以第一等作爲望滕君也君字提重擇字放活正得深意結末繳轉能爲太王不能爲太王兩平中自見歸重所謂歸重者非但歸重太王之覓遷地也歸重在仁人也三句耳此是孟子一生本領中具旋乾轉坤手段莫作腐儒迂闊難行

語輕看

可還則還，可守則守。必有一番經濟實學在。此正是齊王反手絕大本領，可笑鄙儒每讀是章，必謂列國基布，遷必不能，若謂孟子妄設是一策耳。夫函戈之間，猶有棄地，一成一旅，尚可以爲，只坐鄙儒眼孔小耳，

魯平公將出章

首節

要看他日君出句，是臧倉開口處。凡小人設辭之工，其聲音笑貌俱在開口處，

於君出上加他日二字，遂若成律例然。從來豎寺之汎撓把持其主者，率如是術矣。

將見孟子見字。只做了世情遊燃面，是對臧倉口氣，

一事之制。必有重輕。言及君之與士。而重輕斯無定格。何也。君與士總匹夫耳。道在上。則匹夫也而君之。否則君一匹夫矣。道在下。則匹夫也而士之。士又寧以匹夫貶矣。然不堪爲變人道也。評 至言也。庸理也。然今人皆駭聽矣。駭聽者倉之徒也。

禮義由賢者出。說得賢者一無足取。只有禮義。禮義已極迂腐不堪。但賢者尚賴有此耳。不是認眞講禮義。只是借端責備賢者。亦不是辯嚴義正責備賢者。是輕侮譏笑責備賢者

近人惡說是非二字。凡有論是非者。必以假道學三字詆之。嗚呼。自宋以來。以此三字加人者。君子乎。小人乎。何勿思也。

道學非不美之名。而天下每以譏訶腐儒。是自別於道學之外也。曰吾惡其假耳。假誠可惡。不知於眞不道學者何如。道學小有

玼釁則爭摘詆之。不道學者雖通體悖惡無足道。曰彼固未嘗道學也。道學之害如此。不過欲相率而歸於眞不道學。斯無譏矣。此說亦自良知家始。古未之聞也。臧倉衣鉢流傳徧天下。道學者正當於此精進耳。

須知平公本無好賢之誠。故倉言得入。只諾字何等快捷。

凡昏庸之於姦人。始而愛昵。愛之至爲信服。信之至爲畏懼。而姦人所以蠱惑箝制之法。亦盡此矣。公曰諾。只一字中。有愛昵有信服。有畏懼。將不公臧倉平日情狀渾身托出。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節

行者自行。止者自止。更有甚或也。然行之則行。止之則止。便自有箇或在。識得此意破。覺世人許多欣喜感激。俱不直一笑矣。只是孟子之行。須與人之行不同。孟子之止。却與人之止不闗。這

箇又要人喫緊著眼。又不可一齊抹倒也。

【黃淳耀文】自古讒邪蔽明。忠信見疑。往往激而呼天。夫聖賢則不然。其用我者彼國之福。其不用我者彼國之恥。天何與焉。【論】莫非天也。【總】至歷九州而相君。求一當而不得。則天意曉然。而君子亦不復使所主執其咎矣。【評】豈待是哉。到此纔曉然。則君子之知亦淺矣。聖賢知天在一向。到此際明白說與不知者耳。道不行究皇皇。正是知天處。不是曉得天不欲便罷休。若英雄豪傑歎天意。却正不知天在。文中見識。只到英雄豪傑耳。作此種題須體貼聖賢胸次。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此程子所以無憾於族子邢七也。故不特叫罵不是。尖酸亦不是。尖酸之與叫罵同出於憤恨也。

【胡[illegible]燧】云云。【評】牽連臧氏譜系。子孫不肖。辱及先人。大堪絕倒。以

此知人不自立身。而造譜以上攀古賢。通譜以旁援今貴。皆小人枉自勞苦之事。落得爲古賢之所惡。今貴之所薄耳。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五終

孟子公孫丑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章

功利之惡。浸淫人心。孟子以後。千載猶惑。學士大夫於此不曾分明。安得有學術事功乎。陳同父以漢文帝唐太宗接統三代。而朱子力辨之。正爲此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節

陳際泰文云云。評孔子此言。自不關時勢說。單說德之行速如此孟子前既言時勢之易。此引孔子之言。又見德行本易。故下文總結謂事半功倍。方兼時勢說。見不必有文王之德而王可反手也。必須撇開時勢。不粘爲是。第是作所講德行處但知作用功利。於孔孟所言德之流行尚隔一壁耳。

上文言時勢之易王。此言德本易王。兩兩平列。到下文當今之時。時也。萬乘之國。勢也。行仁政。德也。此三句方合德與時勢言。故此題要照時勢。文要離時勢。不照時勢。則無關會。不知孟子何故忽插此閒話。不離時勢。若云有時勢必須德。即侵下節疆域矣。

上節之下。孔子曰之上。須有一段意義在。孟子文字未下時。已到筆先。既下語。却留言外。突下孔子曰三字。正有理會。

正講時勢。忽入此節。人以為突也。多從否說起。不知此正辨文王百年後與。與齊王反手異同處。德字即從文王之德。德字生來此孟子文章線脉也。文王無時無勢。然以百里起。正見德之速處。若齊之時勢。即德不必如文。而王尤易矣。下文事半功倍。對文王言也。故此節只引証得一箇速字。

此正對文王之德講速字正對百年纔之文無時勢故難齊有時勢故易然易固是速難亦是速緣德不極速也

公孫原問夫子當路於齊孟子答云以齊王猶反手孰以之孟子以之也因公孫疑文王之難故論及時勢之易時勢就齊言德字卻就孟子言孔孟之德得百里而君皆能朝諸侯有天下如文王然不論時勢也齊宜何德但猶是用爲善能任孟子亦可以王然終不能盡孟子之蘊故須乘時勢爲之此孟子所以戀戀於齊也要之聖賢以行吾道救濟天下爲事或爲君或爲輔相其德則一而所以行此德則畢竟不同故孟子言時言勢也只爲當路于齊立說耳此一節卻是孟子全身自任處引孔子之言煞有微意

當今之時節

事半功倍。只是一箇易字。正對針是以難也難字。古人正指文王。是通章總結王齊之易與辨文王之難兩件事理合一處。若泛論古今事功。不著關目矣。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首節

動心不動心。便是王霸之分。小儒未解。失聲破釜。見色豆羹。固動也。許由之玩世。子方之驕人。亦動也。古人謂被酒而狂。與醉而益矜嚴者。均爲酒所動耳。

四十以前有工夫。四十以往亦有工夫。四十以前規模基址已定。四十以往。打磨鍛鍊愈精。

北宮黝之養勇也二節

兩人只做箇話頭過遞。下面子夏曾子。尚未是地頭。況黝舍乎。眼

光一溝。全身陷泥淖矣。

孟施舍似曾子節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論語句。似應立舍黝爲主。而後下曾黝之然。孟子原爲論己之不動心。因公孫丑借孟賁爲言。故孟子亦借黝舍之養勇。以引入養氣之說。一步步打到自身上。養勇亦以守約爲上。故二子中已是北宮陪舍。借黝舍陪出曾子子夏。却又是子夏陪曾子。孟子之學源本曾子。故說曾子。正陪出自己。一路脫卸到曾子一住。此二句雖是評品黝舍。却正爲過渡出曾子子夏。空中形影皆融。是孟子文章神化處。

昔者曾子謂子襄節

此知言養氣源流公案也。見得曾子全身。方見孟子綱宗。後半章推尊孔子作結。乃一瓣香從上法乳也。記朝正在此節。若泛作

對副數合覷覻面千里矣。

【[illegible]讀文】勇士之術。或志必勝。或操無懼。學者則不然。學者不能無不勝之時。不能無用懼之地。而要有自然必勝無懼之具。非爲勉强無奈何之計。假一術以定其心者也。【講】聖學正要打穿這後壁。原不在此處立脚。異端四路把截。只是奈何他不下耳。

孟施舍之守氣節

此兩不如。原是並列而分別出次第。非初以孟施舍爲至而後又抑之也。

兩箇守約。迥不相同。只換一箇氣字。而曾子之約自見。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節

【歸有光文】自夫道術不明。而世之人妄欲有以立言於天下。如告子之徒者。而內外之學雜矣。【講】只爲這病根深入士夫骨髓。故

此一宗至今繁衍。

【金纂文】求得舍失必應之機則當其不得總未有可覔然還必求者也。【評】兩箇勿求總不是學無不求之理提破綱宗極明【文】不得於心是從前粗疎之病正於此處受驗也【評】不得正從向來勿求來【文】不得於言是異日窘迫之苦實從此處伏根也【評】不知言便生心害政豈止窘迫哉【文】學問已注力於求心云云【評】但說求心便不是知言養氣皆心也不得於言不知言也言在外而知言却在心勿求於心謂不復求知耳今人看不可之意却與孟子不合孟子意正欲求明其言之理於心今人說求心止是明心見性之意與言更不相涉不知離言而求心正是告子宗旨與孟子背馳處如何反倒入他拳窠去此不但不知孟子并不知告子之言也看告子勿求下兩箇於字原緊帖上句

言勿求心之助於氣勿求言之理於心故曰於非謂不得於心勿求氣不得於言勿求心也學者須明辨之

勿求於心不辨理也孟子知言正辨理也非重言語也

陳子龍文異端之學與吾儒者之道蓋終古而不合也而議者必欲強附會之甚非矣評後來講學誰免此弊今且反以客爲主雖大儒亦云爾文凡人雖云心之可同而不免於迹之本異評程子云迹從何來可知迹異者心本異也文異端者將一無所求於天地萬物而惟我心之知故可獨存其本若我儒方將有事於天下而豈可徒守其至虛之心故不得不治其末是以論心者必兼論氣也評此論極似是而非他豈得謂知心而存本聖學豈單爲經世而然耶如此說則孟子養氣之道反爲功利之宗矣自家本領全然不懂直看得儒者恁粗淺文告子之所

謂心者高妙而潔清使其終身爲山林寂寞之流可也若復不免於應世則心亦何所恃而不動耶【評】他寂寞處便失其本心不待應世也蓋其治心者非也【錢吉士】大率道德之言趨坡上一乘非不高妙然豈能至於高妙乎故學吾儒者多君子儒而學佛者不皆佛【徐闇公】觀於佛氏之言既不執有亦不執無皆子之學所謂冥頑乃禪宗之所呵謂之外道若非想非非想者耶然總之不可以用世【王玠右】異端實有精奇之處可以自樂若竟斥其無當安能服之【評】看當年一時名士作者評者皆是此一副議論已皈依禿丁位下乞命矣國安得不亡世安得不亂耶此與王何嵇阮之壞晉同爲千古之鑑秀才家正不可視爲杏言無妨亂道也如此文所言將謂異端專能治心而不可應世聖學專爲應世而治氣其治心則與彼同妙推高異學之

治心猶可言也說壞聖人之治心治氣不可言也夫惟聖人爲專能治心耳聖人之治心以格致誠正修爲治使心合乎一而齊治平之道自出其中此所謂知其心而存其本而末無不該合內外之道也異端之不可用世正爲不知心不能存其本故末不可通如其本是豈有絕末之理若但謂其不能應世彼且謂神通普度以帝王身宰官身將軍女子身皆可說法非頑空無作用矣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儒同處伊川子曰本領不是一齊差却秀才自不曉得聖人本領妄謂吾儒之勝異端只在能治家國天下故勢不能沖淡寂覺以求最上之高妙是以本讓異端而自踞于末以求勝其不爲魔鬼所侮者幾何夫治心應世體用一原如其言則已判而爲二判而爲二則所謂應世者已不關本體已自流於功利則儒者之道已遠出二氏下矣安

得不收依乞命哉。

陸隴其文自記時說謂告子守其空虛無用之心不管外面之差失因目為禪定之學其寔非也告子乃是欲守其心以為應事之本蓋近日姚江之學耳然既不能知言養氣則其所守之心亦何能以應事故猶自覺有不得處雖有不得彼終固守其心絕不從言與氣上照管殆其久也則亦不自覺有不得而寘然悍然而已以寘然悍然之心而應事則又為王介甫之執拗矣故告子者始乎陽明終乎介甫者也大抵陽明天資高故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告子天資不如陽明則遂為介甫之執拗矣介甫不如治其心而執拗者也告子徒治其心而至於執拗者也然則學陽明者其弊必至於執拗乎是又不然如告子天資剛強故成執拗若天資柔弱者則又為委靡矣故為陽明之學強

者必至於拘弱者必至於靡然陽明之徒亦認告子爲老莊禪定之學謂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如種樹者專守其本根不求其枝葉若孟子言志至氣次是謂志之所至氣必從焉則如養其本根而枝葉自茂與告子之勿求者異矣噫孰知陽明之所以言孟子者乃正告子之所以爲告子也歟【評】百餘年以來邪說橫流生心害政釀成生民之禍莫可范圍所謂波蕩後生使搢紳翻然改轍至今爲患其罪深於桀紂者雖前輩講學先生亦嘗心疑之然皆包羅和會而不敢直指其爲非是以其障益深而其禍益烈讀此文自記爲之驚歎深幸此理之在天下終不得而磨滅亦世運陽生之一機也至謂陽明天資高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即朱子謂禪家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非禪之力意然如朱子所稱必富鄭公呂正獻陳忠肅趙清獻諸公

乃可謂之行得好耳。按陽明所爲。皆苟且僥倖。不誠無物。吾未見其能應事也。觀其通近侍。結中朝。攘奪下功。縱兵肆掠。家門乖舛尤甚。皆載在實錄。可攷而知也。實錄稱其性警敏。善機械能以學術自文。深中其隱矣。或曰。子何言之激也。曰。是則是。非則非。無渾融。無矯激。陽明答羅整菴書。直指朱子爲洪水猛獸比之爲楊墨。楊墨之與孟子。不可以包羅和會者也。使其果是則朱子盡非。亦不可兩立也。凡論佛者曰。我不佞佛。亦不闢佛。此必深於佞佛者也。曰。我不入君子黨。亦不入小人黨。此必深於媚小人者也。故凡謂朱陸無異同。及陽明之於朱子有合一處者。皆異端之徒。陰陽惑亂之術。不可不辨。

夫志氣之帥也六句。自翻斷上文可字意。側在氣邊。然語語與志字並下。不但側重不得。并互發不得。若側重互發。則公孫不必

疑問。孟子不須重答矣。只兩兩平下。用註中幾箇虛字斡旋其閒。便見每上一句是承上。不可。是賓。每下一句是駁上可字。是主。

夫志以下六句。平列無疑。疑關在至次二字。孟子輕下原平。公孫重讀覺仄耳。孟子平中之仄在氣。而公孫所疑之仄却在志。其錯綜處在此。却預為清疏不得。

持志中。便攝入知言一節工夫。

旣曰志至焉節

孟子氣次句接口而來。公孫丑氣次句略帶而出。此是公孫丑思量不通根由。旣曰二字。是公孫丑思量不通口氣。

公孫之疑不在重氣一邊。而疑在至次字。以為旣分至次。則自有輕重矣。

志固爲至氣卽爲次丑只不曉得固字卽字耳

志壹則動氣二句道理本位畢竟氣輕答問語意却側重氣說兩句若不平講則語意不盡平講而不側重下句猶未盡語意也兩壹字境象不同其爲動固不同

敢問夫子惡乎長節

到不得而後求已是補救末着況勿求乎知言養氣是不得前一步工夫與告子之所謂求本自不同告子只强制於臨時孟子惟培養於平日此自然不至於不得而心之所由不動也

不動心未嘗無守約涵養本然之功然必知言養氣內外交培而後全

知言則知之明養氣則行之勇知明處當心自然不動聖賢工夫總不外知行知先行後序必如此若謂知行合一不分先後則

孟子此二句難免支離且良知二字發自孟子而孟子自言其知卻貼言字言者人言也即讀書窮理之說也孟子既知有良知乃反舍其內而求之外何耶及言養氣則又云集義集者事事積聚之謂若統乎良知則良知即義又何用集若以良知集義則義又在外耶

養氣本於知言即大學知止而定靜安慮得自到集大成之力因巧㫁是也孟子淵源曾子以學孔子嫡脈在此

兩我字對定告子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節

此及下節孟子寔得如此此所謂難言也非孟子善養千古誰能道出

至大至剛是現成體段卻須於養後見得

〔說有說文〕自天地之正氣流行於造化發育之將而凝會於體質完成之日。則吾之體。即天地之塞也〔語〕原只是天地東西。故還他天地一氣。〔文〕天地之浩氣固極於無際。是氣之充塞。是真之同流。蓋因其所固有。故取之而自足。不必其所本無。故擴之而自充也〔評〕到此方信得本來自足。人人不欠。全在善養者回想得之所以曰難言也。

至大至剛。亦是虛空擬議。即塞乎天地。亦是虛空氣象。須工夫到得此地。纔得此箇消息。即未能身造其境。也須相去一二級。見得聖人體段。便知此語不虛。不然。便活畫出一箇儼然模樣。畢竟影響難信。故孟子曰難言也。此節止說本來體段。何須說到直養工夫。豈不直養人原無此氣乎。非也。人人有此氣。因不能善養。則日就銷縮。自不得見。故信不及。必借直養無害者身上。

纔信得此事眞實。正孟子善言難言之法。

此節只說箇浩然體段，不及工夫。只消云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足矣。只爲人人有此氣，卻不能直養無害，此箇體段不曾見，便說與他，也信不及。故特下以直養而無害句，見曾做工夫了，纔見得這箇體段。直養無害四字，也是現成話，不是說工夫。

塞也總文云云。**評**塞天地間，也不是空殼子話。天地間無非此氣流行瀰滿，更無空闕處。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只是人不能直養。自家不能完全此氣，與天地不相親切，只自家一箇身子，動多格礙。何處見此箇氣象來，果能以直養無害，則天地間氣卽我之氣。位天地育萬物，亦復流行瀰滿，更無空闕處，所謂塞也。朱子云：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此是何等體段，卻只說做加人奪物制勝之具，已最粗鄙可笑。忽又

說到輕天地細萬物又何其誕妄話惟其端不知天大故多傲小天地以自大其實淺陋無有也。

天地之間氣雜而人純故人能塞天地。

氣之本來與究竟一天地耳而其所塞處卻在天地之間若離卻之間泛說氣盈天地直是覺皮大話樂記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看世間許多事物道理皆聖賢之氣爲之貞幹充周上蟠下際故能參贊而立爲三也。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節

上節是氣之本來體段此節是氣之養成功用界限元自不同人因首句文法無異便看得兩氣字無分別

上節言本然體段如此此節言養成之用如此界分極清人作直養二句便占下文作配義道又懸空與上文無別

此節氣字。指養成浩然之氣。故能配義與道。非謂凡人血氣之氣也。故下文又云是集義所生者。下是字。便是此無是之是字。

此節是養成後於處事應物上說。正見用處。

義道都在身心內事爲上看。則配字自精。下文餒字亦有分曉矣。

配是一滾出來。要只是一氣耳。

至大至剛只說氣。不可贅道義。

配義與道。此是說養成之氣。義道有此氣纔能行著出來。若義道生氣之功又在下文。故配字倒互不得。

配字在空中紐捏。則氣配義道與義道配氣。有何說不去處。須是體貼到日用事業上。方見是氣配義道。倒亂不得。如今人也曉得是義道而不能行。或得半而中阻消沮。或雖行而意象衰颯皆不能養成此氣故也。故朱子於此節氣字指功用。而上節氣

字指體段。

餘爲餒有謂氣須合於義道者。無義道則氣餒。若云無氣則義道餒便說不去。然如此則下節又爲贅。大全嘗引諸說已辨之。義道固不可云餒。當是氣餒。蓋無是浩然之氣。則血氣易盡。所以不能配義道而餒。然說約又有以爲非氣餒乃體餒者。說正可參。要之皆非配義集義混一之說耳。按餒字即指義道餒。有甚說不去。此說肆於袁黃。黃宗禪而叛註。其義外之學。故云云耳。若集註之意。則以氣與義道。同爲吾身心以內所固有。但氣不浩然。則吾之義道亦不能行。即行亦不能盡。乃所謂餒也。故配字朱子以李延平一滾出來解之。黃爲禪學。看得義道便是外邊事。空空然在天地間。如何會餒。故云說不去耳。今既知氣配義道之爲是。又曲爲兩騎之說。得非所知仍有未知者耶。

義是吾心之裁制。道乃天下之共理。義之盡頭統體處便是道。義與氣最親切。舍卻義。氣亦無從配道。舍卻義。道亦不能生氣。故下文但言集義。與字最宜玩。

是集義所生者節

義襲不必定是虛偽。只一二事偶合眞義而不能積久。則他行必多不慊於心。浩然之氣無從生而餒矣。看下行有不慊句。註云所行一有不合於義。則不慊。乃指他事。非卽指合義之事也。如此看。乃見下文必有事焉三句工夫正在積久處。

特外之耳。便不是義。

翼註又天下必無離義之心。講有。又襲之者。外之也。外之而以氣必出義。則遂外求焉。講外之則不求矣。外求者內之也。自記告子外義。卻不是襲義人。告子之外義與襲義者之外義正是相

反之病。只是同一外耳。又[illegible]外義是釋氏有悍然不顧一切皆因緣根塵。於性無與之意。襲義是桓文假仁假義之意。正希深於佛學。故於告子外義不能不一回護也。[illegible]襲義即是外義惟以為外。故可襲耳。外義者必襲義。如與學既以讀書窮理為騖外。及其立說。又必襲力行立大者主靜體天理知止致良知慎獨諸經傳之言以行之。故未有不先外而後襲者也。但其中有淺深高卑之不同。其高且深者。笑外而襲者之偽飾。索性以不襲為外。然究竟不能不襲。如大善知識視一切皆幻妄。而上堂受戒拈香喫菜時。又極精於世法。他極怪者外。到底離外不得。諸外邊義理。原無一不是裏邊的。有外求者正非外義。外義者必不外求。姚江以事物上求至善為義外。正坐此病。正希為彼學。故應作是解。千子亦從而兩視之。恐亦不免偏矣也。

此是推求出告子不求氣病根。非辨義內外也。看我故曰三字。胸中別有告子一篇書在。

必有事焉而勿正節

首四字是三句總綱。勿正卽根緊有事說。而字一轉。是找足語。非平舉也。故而字中。雖有層次而無轉折。心勿忘二句。又從首句中說如此而猶未也。則又但當如此看。註中其或未充四字。則二句上。雖有一轉折。俗眼迷離。輒將三勿字排頭平看。不肯界限糊塗。卽心字幾無安頓處。

黃淳耀文 氣之未充有二。一曰忘。一曰助長。**評** 勿忘助。是治未充之法。不是因忘助而未充也。

三勿舊作三平說。極粗。其中卻有相因而及之理。故多一直看去不分層次。只是心字無着落。遂有進正字道者。然畢竟三平說

來正與助長卻復泥難清自集註學作兩截看忘恰與有事對助長恰與正對加入其或未充一轉枝葉相當心字轉紐分明而三者相因次第又未嘗不具道理到的當處自然落槽鬭筍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三句前輩亦殊泥過勿字作三平看者多看下文註云舍之不耘忘其所有事揠而助長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則勿忘即對有事勿助即對勿正仍就上句串入一步耳若作三平說則勿正與勿助不幾複疊乎或又作三者相因反覆之說朱子云不可萌一期待之心待之不得則必出於私意有所作爲又云有事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勿助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由是觀之卽有相因意亦是有事與忘相因正與助長相因若正與忘忘與助未嘗有相因之說也

三勿字作三平講者固屬謬解卽分上下兩截而兩截看來仍是一樣者亦非也上句有事是正勿正是轉味必字而字可見下兩句勿忘句是張勿助長句是翕味註但當不可字可見

孟子爲告子强制其心不能免正助之病故下文直言助長有事勿忘是前之直養勿正勿助是前之無害故節末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害字前後相關

予助苗長矣題神只在一矣字矣者決詞也了詞也遂詞也苗長無疑決矣一日苗長遂矣歲功已畢了矣惟決則倉箱在望喜極惟遂則獨得之秘矜極惟了則只消坐享逸極

何謂知言節

詖淫邪遁非窮理者不能辨也義外之學正不解此

養氣工夫孟子言之詳矣惟知言工夫至今人不會講者

陳際泰文自古異端之流禍以言語爲端以政事爲委要之皆有得於心爲之評後世學者正被此意惑誤耳異端無心得無力行亦不足以成異端不足以惑君卿士大夫但其所得所行非聖人本天之道未有不害政事毒生民者也看其門下堂堂是何人物惜昧聖道爲其本心之說所惑溺耳文性之所偏與性之所全其各肖於所天云云評此不是偏全是邪正之分若偏全則害亦小矣文異端之教即幸而不得志也其禍尚小不幸而得志也其禍遂大評此說不然楊墨佛老陸王皆未嘗得志其禍最烈申商韓李得志其禍尚小耳劉伯宗申商韓李之說不幸而見用故害於政事之禍如此其亟也楊墨幸而不得志故害於言而已不及政事也其幸而不得志害不及政事者孟子闢之辨之之力也故夫知言之功不淺小也評老莊未嘗得

志而害晉。佛氏未嘗用世而害漢唐以後世界。異端之害政事。不必其人見用也。嘉隆以後學士大夫、無不惑於邪說。至以其說入文字。即大士亦其一也。觀者喜其新奇耳。然不覺已生於其心矣。塗炭陸沉。非其明驗耶。故伯宗謂幸不得志害於言而已不及政事。此猶未明孟子之言者也。

曰惡是何言也節

學不厭四句。過渡語也。直趕到既聖矣住。

不厭智之事。不倦仁之事。非即以不厭不倦盡仁智也。以其不厭知其智。以其不倦知其仁也。字語氣當如此看。

惟知故不厭。惟仁故不倦也。不厭不倦是一事。智仁是全體。

學不厭三字。在孔子極說得淺易。從淺易追求其所以然到盡頭。纔見箇智字。正得子貢知足知聖之妙。若先喝破孔子是智。而

以學不厭裝湊之便索然矣。

陳際泰說學亦世人所淡泊之端。而彼不厭者。必未嘗以爲淡泊也。評故謂儒門淡泊者。只是粗心欠聰明耳。又不厭於世事爲愚。不厭於道德爲智。評此種極多。於世故非非語及學問便頭痛。便是下愚。

曰伯夷伊尹何如節

可以仕則仕四句。道理本如是。聖人恰如是。道得聖人分量出。方見四句所以然。

四可以。即天道之本然。見權度之精。智之事也。四則字。乃時中之大用。見神明變化之妙。聖之事也。此四句須一氣併讀乃得。

曰然則有同與節

數節皆孔子爲主。此節卻以夷尹爲賓中主。

黃淳耀文 商末之大勢。不歸于武。必歸于夷夏季之遺孽。不收于湯。必收于羿。**評** 此疑未必然。胡諸侯有天下。只論其理。能不論時勢也。**文** 古者得天下以道。而其次則有以德者矣。**評** 道德不可分上次。此老莊之謬也。

兩段合來。纔看得聖人身分盡。然自俗眼觀之。難在上半段。不信也在上半段。自智者觀之。卻難在下半段。并信得上半段過也在下半段。後人疑程朱做不來。先打孔孟疑心起。直看得下半段是腐儒家當耳。

宰我曰以予觀于夫子節　一

此下三節只實証一賢字耳。無甚深義。

子我眼孔高。舌根妙。直是道得盡然無證據語。令人信不及天下秀才胸中。也只作尊崇過頭話看耳。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節

四箇其字。明明虛指百王。與孔子分賓主。如何遡家反說包有孔子在內。孔子安得有禮樂與政。且子貢與孔子。又何消禮樂而知耶。此種俗解。令人夾七夾八。胡纏繆旨。反抛荒正義。惑亂後學不小。

【章世純文】禮定於先而政奉而行之於其後。【駁】若是則當云見其政而知其禮矣。緣他誤看了政字。此政字是全體。猶云功業也非政令之謂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節

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二句。俗解頗多。有謂上句是說羣聖人。下句是說孔子者。其荒謬固不足辨。又有謂兩句俱就孔子講者。則是羣聖人與凡人。如霄壤之隔者。反比而同之。而羣聖人之於

孔子。未達一間者。反謂不可同日語也。何不均之甚耶。蓋此兩句。皆就凡爲聖人者而言。言聖人之生。固有異於凡人耳。

三節總答所以異於夷尹之間而引三子之言以證之都對古今聖人比較。與凡民無與。有若要說得品級分明。故將衆人與羣聖先筭起一層耳。出類二句。總說古今聖人。末句纔說孔子更盛如古今聖人。出類二句。人看來一樣。則覆衍無別。於是造爲一句指羣聖一句指孔子之說。尤爲杜撰。不知雖一樣指羣聖。而義原不同。類指庸衆。萃指大賢以下。此解從來混過。盛字原是與聖人較。並不指及羣生。

唐順之文 雖其盡性踐形。不加於羣聖也。而其立言垂訓。以爲萬世盡性踐形者之準則。則非羣聖之可與矣。**副**孔子之盛於羣聖者不止此。孔子盛於羣聖。其道德體段原自不同。看集大成

章可見人必欲從事功衡量。於是並推高其立言垂訓以當之。卻看小了孔子也。總是於聖人真實分量信不及。疑孔孟。疑程朱。都只自已眼孔低小耳。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章

王易而霸難。五霸七國枉費許多氣力。畢竟成何事業。事半功倍。王齊反手。此是孟子獨闢之論。此章本旨也。

首節

以德行仁。即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直自裏面做出。凡念慮之微。及事為之著。纔有幾微不停當處。則雖有作為。亦如無有。此朱子告君必以誠正。而論漢高祖唐太宗。不無暗合三代之時。然全體只在利欲上。謂陳龍川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卻閒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卻正。卻見有

害於方來。此天德王道之正宗。亦古今聖賢扶救人極之同心也。

以德中體用具足。

以行都有實際。

以德行仁。是一滾出來。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火然泉達。原非兩層。兩層看。便著假矣。

王字是辨別語。不是張大功效語。

不待有定際在。

待大是有所憑藉。大亦何害。只是待字不好耳。待字只是力量不濟。

以力服人者節

心悅誠服。是人服。非服人。

但說心服猶覺籠統加一悅字又加而字一轉方見王者服人有
不知其然而然之妙服字氣象便不同人多以閒閒講失之如
七十句固証悅服之誠卻正見不待大之盡頭處
說到孔子大旨正為不待大左証到極頭耳
全旨只証王不待大不大到孔子而極眼目須清出
說王說霸忽然插入孔子作此方甚是不倫此正是孟子文章妙
處只要發明王不待大之理行仁之德至孔子而極力之不大
亦至孔子而極百里七十里尚有力可待孔子則併無待矣以
此看王者悅服之理更親切分明可信
此之謂也徵以德服人不指服孔子句并不粘湯文至武王更閒
客矣
孟子曰仁則榮章

如惡之節

大旨爲惡辱者轉計。故下文曰未雨。曰侮予。曰自求禍。刻刻在危亡立脚。從此看及是時三字。是何意象。若泛作真閒暇說。筋弛神懈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節

徐春洛文云云。評從天字民字。講出道字。握古今治亂之要。此儒者論道本領處。及時。畏天也。修明政刑。敬民也。

今國家閒暇節

上閒暇。是明盛之閒暇。其閒暇可幸。下閒暇。是叢脞之閒暇。其閒暇可危。字樣雖同。景象自別。

孟子曰尊賢使能節

戰國時。諸政廢壞已極。孟子就其最大者。摘出以行仁政耳。仁政

固不只此也。然王者規模大段已具。

前五節只說感應之情理如此。顯者未即實事也。其勢側重下信

能行。至無敵而王。方是實效。

前五節只空說箇王政感應如此。引動能行。感者未有實事。應者

亦止在人情向慕邊看。

首節

須是王者之尊賢使能。此中自有學問本領。不同羣雄雜霸作用

人止道得風雲會合之盛。與巖穴招致之情。只是窮秀才自妄想

出身聚與章意無著也。須理會朝廷所以需汝曹者何。汝曹所

欲得效用於職業者何。則妄想俗情頓盡。下文都在度內矣。

所謂賢能。固非當時憑軾結靷之流也。所謂尊使。固非當時黃金

百鎰錦繡千純之謂也。孟子此言。亦正指當日厚幣招賢者而

言耳。今日代孟子作文。而其所目者。猶然憑軾結靷之流。其所注意不過百鎰千純之寔而已。嗚乎。不亦難乎。亦由其胸中所謂賢能者無此榜樣。所謂尊使者無此見識。如何操觚時平地生得此榜樣見識出來。

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正所謂聲氣之同。彈冠相慶。并非市馬骨意也。

黄淳耀文 夫懸位以爲招。而天下不勸者。爲其盡人可以得之也

評 亂朝未嘗不用人。古今通犯此弊。又 嘗觀天下之士。望人主之色而不前者。有故焉。其其謀議者。近習嬖人。其操爵賞者。大臣廷吏。則逆知其身之難進。而因以不進。明高。評 後世黷亂之源。非先生身親之。不能痛徹如是。神廟以來。朝政天下事。悉禀承於宦官。而施行聽之吏胥。士大夫拱手其間。自竊遷擢而已。

如門戶勝負。人皆以爲士大夫爭黨。不知皆官宦之黨爭勝負。而士大夫從之耳。讀此令我追歎。

三代教養造就法。備而化久。故人材迥異。戰國時此道已壞。猝不能。孟子但言用人之法。蓋人材無時蔑有。但用之得宜。亦足以濟。後世求賢圖治。不過向此中補苴布擺耳。孟子卻便議井田學校。正爲後來教養地也。

市廛而不征節

[illegible]不征而商已沐休矣。況或併去其廛乎。[評]原是兩法。不應併說。[又]商之逐廢居也。利倍羨于農。其詭時也。亦倍詘于農。然農有水旱。年有凶歉。則先王有捐租減稅之議。以寬之通之于商。其壅滯折閱。與農略同。獨不可以推捐減之意乎。則但可議法云云。[評]恐不盡然。然則所謂法。但當施于折本之商。如勤

情不可定。盈縮不可算。君焉得瑣屑而法之。文有廛之科。而商與農其法均。有不征之恩。而商與農其惠均。寬農而遺商。商之所不平於農也。評也。不平不得。農商均。乃大不平耳。文先王之道。平民之道也。評恐不得平看。先王畢竟貴農而惡逐末。待之不得均平也。均平則不均平矣。故但市有廛。而民居六區。初無所徵也。市商多則行廛。若市商少。則其地多空。勢難用廛。故但法而不廛。此是兩樣活變爲用之例。非一併同行者。故張子下兩箇或字可見。此作竟與惠農均平看。太過矣。

廛無夫里之布節

三征各有義指。例難通用。罪不重科。將先王設立夫布與廛之法原頭講透。情理自然明通剴至。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節

全章指示性情體用。勉人擴充。此節不是鋪排事功。正借聖人做箇極頭樣子。以爲擴充之的。將堯舜事業都消納在太虛中來方見此是上一節註脚。下五節總冒。不然打成兩橛矣

此節原只指點全理非稱量事功。

因先王之政。見凡人之心之蘊。不是因凡人之心。推出先王之政之異。

以行二句。即是斯有中事。此急疊語。非層次語也。但斯字指聖人過化存神不可知之妙。而以行二句。即就其中見聖人實地施設處。却正是下面擴充用力之方。

以行二句。正好與離婁章參看。心與政本一物也。未有政時。先有心在。既有政後。心即寓焉。以字如火之附薪。行字如舟之載物。

只體貼二字之義便已得其不可偏廢之理在此章又偏注政一邊蓋下文專講擴充也

雖心政互舉章意原重論心然此二句所重却在行政一邊蓋此行政字即後文擴充保四海者是也人因下文不復言政遂謂宜重在心不知下文四節只申解得首節人皆有之意而末節乃應此節正指點人去擴充則此二句重行政是孟子立言本旨

【逕深文】凡後世之政未有不託于不忍之名者也而所不能託者其心故夫苛政行而民不服仁政行而民亦不服先已失其所起之本耳【評】說透漢唐以來賢主不可語三代病痛漢唐極盛之治人終不心服畢竟與鐵作銀不得只爭得這些子

以行二字便見火然泉達意思

以行中正有事在便是擴充張本。

以行二字。即包下擴充義。先王不待擴充。自然行之。衆人必待擴充方能行得。此三句是聖人與衆人交接處。孟子就上文指出示人。疊語最急。

先王有心斯有政。便是現成擴充盡處。後人擴充亦須到此方得。先王亦有擴充。但不同耳。

問此二句。根上文說先王乎。另推開說凡人乎。曰。看語勢自然根先王說。然已兼得凡人在內。蓋中言其理也。問先王亦須擴充乎。曰。旣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竭與繼便是擴充。只是出來較自然耳。總是擴充。聖人以下。其分數不同却儘多。

以行是著力字。看後擴而充之。火然泉達。是甚氣象。豈是泛然便能行。須着乾旋坤轉雷厲風行始得。或曰。此二句指先王說是

安而行，後擴充是勉而行，此處不宜說得著力。吾謂二句也不曾粘煞在先王身上，只論現成道理如此耳。原兼安勉在內。用功有難易，分量有盡未盡，其爲行則一也。但此二句指現成說下擴充，則就此中指引人下手。究竟擴充只是行也。充到盡頭，便是先王之以之行。

凡言三代不可復者，皆從私心上商量耳。自秦并天下以後，以自私自利之心，行自私自利之政，歷代因之。後儒商商量量，只從他私利心上，要裝折出不忍人之政來，如何裝折得好，不得已反說井田封建學校選舉之必不可復。此正叔孫通希世度務之學，雜就禮儀，皆逢迎漢高之所欲，豈三代王制之禮哉。王者之興，制度文爲，必取之儒者，儒者先自將不忍人之心，連根劃絕，又復何望乎。

[illegible]心爲先王自主之心。政爲先王自有之政。惟剛以相濟云云。闢下擴充二字。火然泉達皆有剛烈意思。在七國之君。肥甘輕煖。從乳褓中生活。不肎留心愛養。固是由懦字緊根。即秦皇漢武殺人如楷。至於仁義道德。畏如毒藥。亦是犯虛怯症。非有餘症也。大未蟲無所不泊。獨不能援火燄之上。仁道難舉。亦復如是。思之三歎。此與言評也。所見頗高。須知所以虛怯不能充。可知有許多病痛在。汲長孺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乎。此言切中三代以下病根。故欲行三代之政。須先正三代之心。正三代之心。先須去私欲。私欲非剛烈不能去。故仁政亦非剛烈不能行也。

惻隱之心節

此節與公都子章。語同而意別。彼是從用而指其體以證固有。此

卻欲人識其體用而充廣之。故加一端字。便有一充字對待。內之所有須推而出之。使盡其量。正見重在行不忍人之政意。端字便有擴充在。

莊子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然畢竟有一定之是非在。蓋莊子只知是非之生於心。而不知所以是非者之由於智。是即本天本心之分。今人惜人說道理也只怕是非二字。然究竟磨滅不得是非之心。是天命中有之端。但說是端須擴充始得。若不擴充則如石火電光。其不牿亡於旦晝者幾希。

是非從天出者一定。從心出者有變而未有已也。如陳王以程朱爲非。亦是從心斷來。然程朱之道。久而不爲所澌滅。此天之一定者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節

知皆擴而充之矣知字即貼在擴充然後上講不是知一件擴充又是一件也。

知字極重朱子謂不能擴充者正爲不知都只是冷過了。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

孔子曰里仁爲美節

【雜錄】本是不仁却曰焉得智聖賢之言儘可三思【又】能擇矣然後問其仁不仁彼尚未知仁仁何暇遽論仁耶。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章

此章只是形容善量無窮不是較量三人品第也。

禹聞善言則拜節

下之大處只從此渾化其迹非於禹之聖有加也。

大舜有大焉節

第一句緊接上文說有大正在比較上看。

看大舜有大焉特下斷語一句。而禹聞善言上。未嘗有較量之詞則由禹地位雖別。孟子意原平列。總要楔出樂善極處耳。有大焉句。自應平對由禹說。

黃淳耀文公之而不私。究竟非舜之能公之也。蓋善之量。自如是其浩蕩焉耳。評正是舜能公之。巧說不得。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與人同。自是舜與人同。舍從樂取。自是舜舍從樂取與人為善。自是舜與人為善。善之量固自大。然非舜何以見其大。若謂非舜能公之。是即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生不滅。諸佛衆生同在大圓覺智。非聖賢所謂善與人同也。於自家道理。不曾講究親切。而喜為高言巧說。文人每蹈此病。按後世多欲。如漢武。而曰吾欲云云。雜霸如唐太宗。而曰行仁義。既效。斯皆岐人已二之

矣。陳亮乃欲使金銀銅鐵併歸一冶。何哉。【蒙引】或問公每謂陶菴

爲永嘉之學。今觀此文大結義同前。得毋有未然用。曰。請看其

上句云斯皆岐人已而二之。便見其與同前矣。漢武帝唐太宗

之仁義。非仁義也。今但云岐人已而二之。則其有漢唐之善。即

唐虞三代之善。第用處不同。此便是同前金銀銅鐵一冶之義。

陶菴特不自知耳。而反訶同前。亦猶王伯安之詆禪也。

【陳際泰】天下之善。與天下取之。與天下用之。而與天下忘之云

云。【講】與人同。舍己從人。正言其取善。非謂其忘也。卽忘亦忘人

己之見。豈忘善哉。但以渾忘意態儱統籠含。乃二氏之說。非孟子

道理也。卽下文與人爲善與字。乃從取字推出。以盡莫大之說。

究竟大舜只得一箇樂取耳。

取諸人以爲善節

此節就道理推論。不是事實。若呆粘舜意中作用。失之遠矣。

取諸人二句。過遞語也。上句接上。下句起下。

取與二義。總洗發善與人同起下莫大。繳上節大字。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下句只在上句中推論一步。作

兩層看不得。兩層則體用分。夾入機權作用矣。

取字生出與字來。與字只在取字內。分清有兩層。歸併止一層。

上句只在舜身上想。下句在人身上想。便得兩層處。上句在舜想

到人。下句在人想到舜。便得一層處。

舜只是自為善耳。因為而有取。取之愈廣。所及益遠。即取為與。是

極意形容取善之妙。非較量功效為大小也。須句句是孟子推

論舜胸中著絲毫不得。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首節

非其君不事要活畫出一清字來即要於清字中活畫出一隘字來若只寫得伯夷逃麟避鳳遂成一口外頑民是何道理

孟子曰伯夷隘節

清和隘不恭兩並行不掩也

饒雙峯不怨古人之隙正欲別出古人之真評正是孟子闡微之旨

以夷惠爲牌面者後人之隘不恭也以隘不恭爲牌面者夷惠之自爲夷惠也然則其源仍出之夷與惠耳然孔子又曰伯夷不念舊惡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學者爲參案以觀之可也

須識得隘不恭之外自有夷惠在夷隘惠不恭外更自有不隘之

夷不不恭之惠在自不消爲夷惠斡旋而當時學術後世流弊自能不爽銖黍矣。

【餘論】惠非眞有玩弄一世之心也依依之情宛與無知之嬰孩共出入而無心曠蕩之懷如共無情之鹿豕入其羣而不亂此惠之以不恭成其聖也非此不恭則俛俯以就人所謂同流合汚者亦此也惠猶得以成其聖也哉【[illegible]】一肚皮輕薄如何說得聖人如此才說得有些身分若今世所說不恭何待君子始不由耶。【評】看自記自以爲聖人身分矣不知此到得莊列境界與聖人仍無涉也但看得似莊列。一轉勢必仍入臨川𡧍所謂一肚皮輕薄更放下與低人比較所指又是說時鄉愿一流從宜其以莊列爲聖人也大凡禪門欺瞞止求勝與汗詐僞一層不知遯上面不是者正多孟子所指不恭乃聖之和之偏處其

辨甚微正希却將來做柳下本領看。故越深求越差去耳。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六終